

责任编辑：陈 静

封面设计：郭运娟



ISBN 7-5043-2033-1/I · 211

定价：4.70 元

目 录

序	(1)
影梅庵忆语	(1)
浮生六记	(37)
香畹楼忆语	(117)
秋灯琐忆	(161)
寄心琐语	(193)
后 记	(215)

影梅庵忆语

冒 襄



影梅庵忆语

爱生于暱，暱则无所不饰；缘饰着爱，天下鲜有可爱者矣。矧内屋深屏^[1]，贮光闳彩^[2]，止凭雕心镂质之文人，摸摹想象，麻姑幻谱^[3]，神女浪传^[4]。近好事家，复假篆声诗^[5]，侈谈奇合，遂使西施、夷光、文君、洪度^[6]，人人阁中有之。此亦闺秀之奇冤，而噉名之恶习已^[7]。

亡妾董氏，原名白，字小宛，复字青莲。籍秦淮，徙吴门。在风尘虽有艳名，非其本色。倾盖矢从余^[8]，入吾门，智慧才识，种种始露。凡九年，上下内外大小，无忤无间^[9]。其佐余著书肥遯^[10]，佐余妇精女红，亲操井臼^[11]，以及蒙难遘疾，莫不履险如夷，茹苦若怡。合为一人，今忽死，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？但见余妇戢戢粥粥^[12]，视左右手罔措也；上下内外大小之人，咸悲痛痛楚，以为不可复得也。传其慧心隐行，闻者叹者，莫不谓文人义士难与争俦也。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，格于声韵^[13]，不尽悉，复约略纪其概。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，与偕姬九年光景，一齐涌心塞眼，虽有吞鸟梦花之心手^[14]，莫能追述，区区泪笔，枯涩黯削，不能自传其爱，何有于饰？矧姬之事余，始终卒末，不缘狎昵。余年已四十，须眉如戟，十五年前，眉公先生谓余视锦半臂碧纱

笼^[15]，一笑瞠若^[16]，岂至今复效轻薄于漫谐情艳，以欺地下？倘信余之深者^[17]，固余以知姬之果异，赐之鸿文丽藻，余得藉手报姬，姬死无恨，余生无恨。

己卯初夏^[18]，应试白门^[19]，晤密之^[20]，云：“秦淮佳丽^[21]，近有双成^[22]，年甚绮，才色为一时之冠。”余访之，则以厌薄纷华，挈家去金阊矣^[23]。嗣下第，浪游吴门，屡访之半塘，时逗留洞庭，不返。名与姬颀颀者，有沙九畹、杨漪炤，予日游两生间，独咫尺不见姬。将归棹，重往冀一见。姬母秀且贤，劳余曰：“君数来矣！予女幸在舍，薄醉未醒，然稍停复他去。”从花径扶姬于曲栏，与余晤。面晕浅春，纈眼流视^[24]，香姿玉色，神韵天然，嬾慢不交一语。余惊爱之，惜其倦，遂别归。此良晤之始也，时姬年十六。

庚辰夏，留滞影园，欲过访姬，客从吴门来，知姬去西子湖，兼往游黄山、白岳，遂不果行。辛巳早春，余省覲去衡岳，繇浙路往，过半塘讯姬，则仍滞黄山。许忠节公赴粤任，与余联舟行。偶一日，赴饮归，谓余曰：“此中有陈姬某^[25]，擅梨园之胜，不可不见。”余住忠节治舟，数往返，始得之。其人淡而韵，盈盈冉冉，衣椒茧，时背顾湘裙，真如孤鸾之在烟雾。是日演弋腔《红梅》，以燕俗之剧，咿呀啁哳之调，乃出之陈姬身口，如云出岫，如珠在盘，令人欲仙欲死。漏下四鼓，风雨忽作，必欲驾小舟去，余牵衣订再晤，答云：“光福梅花如冷云万顷，子越旦偕我游否？则有半月淹也。”余迫省覲，告以不敢迟留故。复云：“南岳归棹，当迟子于虎嘯丛桂间^[26]。”盖计其期，八月返也。余别去，恰以观涛日奉母回^[27]，至西湖，因家君溲已破之襄阳，心绪如焚。便讯陈姬，则已为窦霍豪家掠去^[28]，闻之惨然。及

抵阊门，水涩舟胶，去浒关十五里，皆充斥不可行。偶晤一友，语次有“佳人难再得”之叹。友云：“子误矣！前以势劫去者，腐某也。某之匿处，去此甚远，与子偕往。”至，果得见，又如芳兰之在幽谷也。相视而笑曰：“子至矣，子非雨夜舟中订芳约者耶？曩感子殷勤，以凌遽不获订再晤^[29]，今几入虎口得脱，重晤子，真天幸也。我居甚僻，复长斋，茗碗炉香，留子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^[30]，且有所商。”余以老母在舟，缘江楚多梗，率健儿百余护行，皆住河干^[31]，矍矍欲返^[32]。甫黄昏而炮械震耳，击炮声如在余舟旁，亟星驰回，则中贵争持河道^[33]，与我兵斗，解之始去。自此余不复登岸。越旦，则姬淡妆至，求谒吾母太恭人^[34]，见后仍坚订过其家。乃是晚，舟仍中梗，乘月一往。相见，卒然曰^[35]：

“余此身脱樊笼，欲择人事之，终身可托者，无出君右。适见太恭人，如覆春云，如饮甘露，真得所天^[36]，子毋辞！”余笑曰：“天下无此易易事，且严亲在兵火，我归，当弃妻子以殉。两过子，皆路梗中无聊闲步耳。子言突至，余甚讶。即果尔，亦塞耳坚谢，无徒误子。”复宛转云：“君倘不终弃，暂待君堂上昼锦旋^[37]。”余答曰：“若尔，当与子约。”惊喜申囑，语絮絮不悉记，即席作八绝句付之。归历秋冬，奔驰万状。至壬午仲春，都门政府言论诸公，恤劳人之劳，怜独子之苦，驰量移之耗^[38]，先报余。时正在毘陵，闻音如石去心，因便过吴门慰陈姬。盖残冬屡趣余，皆未及笱。至则十日前复为窦霍门下客，以势逼去。先，吴门有曜之者，集千人哗劫之。势家复为大言挟诈，又不惜数千金为贿，地方恐貽伊戚^[39]，劫出复纳之。余至，怅惘无极，然以急严亲患难，负一女子无憾也。

是晚壹郁^[40]，因与友觅舟去虎踞夜游。明日，遣人之襄阳，便解维归里。舟过一桥，见小楼立水边，偶询游人“此何处何人之居”？友以“双成馆”对。余三年积念，不禁狂喜，即停舟相访。友阻云：“彼前亦为势家所惊，危病十有八日，母死，镬户不见客。”余强之上，叩门至再三，始启户，灯火阒如。宛转登楼，则药餌满几榻。姬沉吟询何来，余告以昔年曲栏醉晤人。姬忆，泪下曰：“曩君屢过余，虽仅一见，余母恒背称君奇秀，为余惜不共君盘桓。今三年矣！余母新死，见君忆母，言犹在耳。今从何处来？”便强起揭帷审视余，且移灯留坐榻上。谭有顷，余怜姬病，愿辞去。牵留之曰：“我十有八日，寝食俱废，沉沉若梦，惊魂不安，今一见君，便觉神怡气王。”旋命其家具酒食，饮榻前。姬辄进酒，屡别屡留，不使去。余告之曰：“明朝遣人去襄阳，告家君量移喜耗，若宿卿处，诘旦不能报平安^[41]，俟发使行，宁少停半刻也。”姬曰：“子诚殊异，不敢留。”遂别。越旦，楚使行，余亟欲还，友人及仆从咸云：“姬昨仅一倾盖，拳切不可负。”仍往言别，至则姬已妆成，凭楼凝睇，见余舟傍岸，便疾趋登舟。余具述即欲行，姬曰：“我装已戒^[42]，随路祖送^[43]。”余却不得却，阻不忍阻，由浒关至梁溪、昆陵、阳羨、澄江，抵北固，越二十七日，凡二十七辞，姬唯坚以身从。登金山，誓江流曰：“妾此身如江水东下，断不复返吴门！”余变色拒绝，告以期逼科试，年来以大人滞危疆，家事委弃，老母定省俱违，今始归经理一切。且姬吴门责逋甚众^[44]，金陵落籍^[45]，亦费商量。仍归吴门，俟季夏应试，相约同赴金陵，秋试毕，第与否，始暇及此。此时缠绵，两妨无益。姬仍踟躇不肯行。时五木在几^[46]，一友戏曰：

“卿果终如愿，当一掷得巧。”姬肃拜于船窗，祝毕，一掷得全六。时同舟称异。余谓果属天成，仓卒不臧^[47]，反僨其事^[48]，不如暂去，徐图之。不得已，始掩面痛哭，失声而别。余虽怜姬，然得轻身归，如释重负。才抵海陵，旋就试。至六月抵家，荆人对余云：“姬令其父先已过江来云，姬返吴门，茹素不出，惟翘首听金陵偕行之约。闻言心异，以十金遣其父去。”曰：“我已怜其意而许之，但令静俟毕场事后无不可耳。”余感荆人相成相许之雅，遂不践走使迎姬之约，竟赴金陵，俟场后报姬。金桂月三五之辰^[49]，余方出闱，姬猝到桃叶寓馆^[50]。盖望余耗不至，孤身挈一姬，买舟自吴门^[51]，江行遇盗，舟匿芦苇中，舵损不可行，炊烟遂断三日。初八抵三山门，又恐扰余首场文思，复迟二日始入。姬见余虽甚喜，细述别后百日，茹素杜门，与江行风波盗贼惊魂状，则声色俱凄，求归逾固。时魏塘、云间、闽、豫诸同社，无不高姬之识，悯姬之诚，咸为赋诗作画以坚之。场事既竣，余妄意必第，自谓此后当料理姬事，以报其志。诂十七日，忽传家君舟抵江干，盖不赴宝庆之调^[52]，自楚休致矣^[53]。时已二载违养，冒兵火生还，喜出望外，遂不及为姬谋去留，竟从龙潭尾家君舟抵銓江。家君阅余文，谓余必第，复留之銓江候榜。姬从桃叶寓馆仍发舟追余，燕子矶阻风，几复罹不测，重盘桓銓江舟中。七日乃榜发，余中副车^[54]。穷日夜力归里门，而姬痛哭相随，不肯返。且细悉姬吴门诸事，非一手足力所能了，责遣者见其远来，益多奢望，众口谗谗^[55]。且严亲甫归，余复下第意沮，万难即诣。舟抵郭外朴巢^[56]，遂冷面铁心，与姬决别，仍令姬返吴门，以厌责遣者之意^[57]，而后事可为也。阳月过润州^[58]，谒房师

郑公，时闽中刘大行，自都门来，与陈大将军及同盟刘刺史饮舟中，适奴子自姬处来，云：姬归不脱去时衣，此时尚方空在体^[59]，谓余不速往图之，彼甘冻死。刘大行指余曰：

“辟疆夙称风义，固如是负一女子耶？”余云：“黄衫押衙^[60]，非君平仙客所能自为^[61]。”刺史举杯奋袂曰：“若以千金恣我出入，即于今日往！”陈大将军立贷数百金，大行以参数斤佐之。诂谓刺史至吴门，不善调停，众哗涣裂，逸去吴江。余复还里，不及讯。姬孤身维谷，难以收拾。虞山宗伯闻之^[62]，亲自半塘，纳姬舟中。上至荐绅，下及市井，纤悉大小，三日为之区画立尽，索券盈尺。楼船张宴，与姬餞于虎嘯，旋买舟送至吾皋^[63]。至月之望^[64]，薄暮侍家君饮于拙存堂，忽传姬抵河干。接宗伯书，娓娓洒洒，始悉其状，且即驰书贵门生张祠部立为落籍，吴门后有细琐，则周仪部终之，而南中则李宗宪旧为礼垣者与力焉^[65]。越十月，愿始毕，然往返葛藤，则万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。

壬午清和晦日^[66]，姬送余至北固山下，坚欲从渡江归里。余辞之，益哀切，不肯行，舟泊江边。时西先生毕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，薄如蝉纱，洁比雪艳，以退红为里，为姬制轻衫，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也^[67]！偕登金山，时四五龙舟冲波激荡而上，山中游人数千，尾余两人，指为神仙。绕山而行，凡我两人所止，则龙舟争赴，回环数匝不去，呼询之，则驾舟者皆余去秋溯回官舫长年也^[68]，劳以鹅酒。竟日返舟，舟中宜瓷大白盃，盛櫻珠数斤，共啖之，不辨其力櫻为唇也。江山人物之盛，映照一时，至今谈者侈美。

秦淮中秋日，四方同社诸友，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，间关相从^[69]，因置酒桃叶水阁。时在座为眉楼顾夫人、

寒秀斋李夫人，皆与姬为至戚，美其属余，咸来相庆。是日新演《燕子笺》^[70]，曲尽情艳。至霍、华离合处，姬泣下，顾、李亦泣下。一时才子佳人，楼台烟水，新声明月，俱足千古。至今思之，不啻游仙枕上梦幻也^[71]。奎江汪汝为园亭极盛，而江上小园，尤收拾江山胜概。壬午鞠月之朔^[72]，汝为曾延予及姬于江口梅花亭子上，长江白浪拥象奔赴杯底，姬轰饮巨巨罗^[73]，觴政明肃^[74]，一时在座诸妓，皆颓唐溃逸，姬最温谨。是日豪情逸致，则余仅见。

乙酉，余奉母及家眷，流寓盐官^[75]，春过半塘，则姬之旧寓，固宛然在也。姬有妹晓生，同沙九畹登舟过访，见姬为余如意珠^[76]，而荆人贤淑，相视复如水乳，群美之，群妒之。同上虎邱，与予指点归游，重理前事。吴门知姬者，咸称其俊识，得所归云。

鸳鸯湖上，烟雨楼高，逶迤而东，则竹亭园半在湖内，然环城四面，名园胜寺，夹浅渚层溪而澹澹者，皆湖也。游人一登烟雨楼，遂谓已尽其胜，不知浩瀚幽渺之致，正不在此。与姬曾为竟日游。又共追忆钱塘江、下桐君、严瀨碧浪苍岩之胜^[77]，姬更云：“新安山水之逸，在人枕灶间^[78]，尤足乐也。”

虞山宗伯送姬抵吾臬，时侍家君饮于家园，仓卒不敢告严君，又侍饮至四鼓，不得散。荆人不待余归，先为洁治别室，帟帐、灯火、器具、饮食，无一不顷刻具。酒阑见姬，姬云：“始至，正不知何故不见君，但见婢妇簇我登岸，心窃怀疑，且深恫骇，抵斯室，见无所不备，旁询之，始感叹主母之贤，而益快经岁之矢相从不误也。”自此姬扁别室，却管弦，洗铅华，精学女红，恒月余不启户。耽寂享恬，谓

骤出万顷火云^[79]，得憩清凉界，回视五载风尘，如梦如狱。居数月，于女红无所不妍巧，锦绣工鲜，刺巾裾，如虬无痕^[80]，日可六幅，翦綵织字，镂金回文^[81]，各厌其技^[82]，针神针绝^[83]，前无古人已。

姬在别室四月，荆人携之归。入门，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，加以殊眷。幼姑长姊，尤珍重相亲，谓其德性举止，均非常人。而姬之侍左右，服劳承旨，较婢妇有加无已。烹茗剥果，必手进，开眉解意，爬背喻养。当大寒暑，折胶铄金时^[84]，必拱立座隅，强之坐饮食，旋坐旋饮食，旋起执役，拱立如初。余每课两儿文，不称意，加夏楚^[85]，姬必督之改削成章，庄书以进，至夜不懈。越九年，与荆人无一言桡凿^[86]。至于视众御下，慈让不遑，咸感其惠。余出入应酬之费，与荆人日用金错泉布^[87]，皆出姬手。姬不私铢两^[88]，不爱积蓄，不制一宝粟钗钿。死能弥留，元旦次日，必欲求见老母，始瞑目。而一身之外，金珠红紫尽却之，不以殉，洵称异人^[89]。

余数年来，欲裒集四唐诗，购全集，类逸事，集众评，列人与年为次第，每集细加评选，广搜遗失，成一代大观。初、盛稍有次第，中、晚有名无集，有集不全，并名集俱未见者甚夥。《品汇》六百家大略耳，即《纪事本末》，千余家名姓稍存，而诗不具；《全唐诗话》更觉寥寥。芝隅先生序《十二唐人》，称豫章大家藏中、晚未刻集七百余种，孟津王师向余言^[90]：买灵宝许氏《全唐诗》数车满载，即襄流寓盐官胡孝铤职方批阅唐人诗^[91]，剗剗工费^[92]，需数千金。僻地无书可借，近复裹足牖下，不能出游购之。以此经营搜索，殊费工力。然每得一帙，必细加丹黄^[93]，他书有涉此集

者，皆录首简，付姬收贮。至编年论人，准之《唐书》。姬终日佐余稽查抄写，细心商订，永日终夜，相对忘言。阅诗无所不解，而又出慧解以解之。尤好熟读《楚辞》、少陵、义山，及王建、花蕊夫人、王珪三家宫词^[94]。等身之书，周回座右，午夜衾枕间，犹拥数十家唐诗而卧。今秘阁尘封，余不忍启，将来此志，谁克与终？付之一叹而已！犹忆前岁，余读“东汉”至陈仲举、范、郭诸传^[95]，为之抚几。姬一一求解其始末，发不平之色，而妙出持平之议，堪作一则史论。

乙酉客盐官，尝向诸友借书读之，凡有奇僻，命姬手抄。姬于事涉闺阁者，则另录一帙。归来与姬遍搜诸书续成之，名曰《奁艳》。其书之瑰异精秘，凡古人女子自顶至踵，以及服食器具、亭台歌舞、针神才藻，下及禽鱼鸟兽，即草木之无情者，稍涉有情，皆归香丽。今细字红笺，类分条析，俱在奁中。客春^[96]，顾夫人远向姬借阅此书，与龚奉常极赞其妙^[97]，促绣梓之。余即当忍痛为之校雠邬工^[98]，以终姬志。

姬初入吾家，见董文敏为余书《月赋》^[99]，仿钟繇笔意者^[100]，酷爱临摹，嗣遍觅钟太傅诸帖学之。阅《戎格表》，称关帝君为贼将^[101]，遂废钟学《曹娥碑》。日写数千字，不讹不落。余凡有选摘，立抄成帙，或史或诗，或遗事妙句，皆以姬为紺珠^[102]。又尝代余书小楷扇存戚友处。而荆人米盐琐细，以及内外出入，无不各登手记，毫发无遗。其细心专力，即吾辈好学人鲜及也。

姬于吴门曾学画未成，能作小丛寒树，笔墨楚楚，时于几砚上辄自图写。故于古今绘事，别有殊好。偶得长卷小

轴，与箚中旧珍，时时展玩不置；流离时宁委衾具，而以书画捆载自随。末后尽裁装潢，独存纸绢，犹不得免焉，则书画之厄，而姬之嗜好，真且至矣。

姬能饮，自入吾门，见余不胜蕉叶^[103]，遂罢饮，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。而嗜茶与余同性，又同嗜界片，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缄寄，具有片甲蝉翼之异。文火细烟，小鼎长泉，必手自吹涤。余每诵左思《娇女诗》“吹嘘对鼎铉”之句^[104]，姬为解颐^[105]，至“沸乳看蟹目鱼鳞，传瓷选月魂云魄”，尤为精绝。每花前月下，静试对尝，碧沉香泛，真如水兰沾露，瑶草临波，备极卢、陆之致^[106]。东坡云：“分无玉碗捧蛾眉”^[107]，余一生清福，九年占尽，九年折尽矣！

姬每与余静坐香阁，细品名香。宫香诸品淫，沉水香俗。俗人以沉香著火上，烟扑油腻，顷刻而灭。无论香之性情未出，即著怀袖，皆带焦腥。沉香坚致而纹横者，谓之横隔沉，即四种沉香内革沉横纹者是也，其香特妙。又有沉水结而未成，如小笠丈菌，名蓬莱香，余多蓄之，每慢火隔砂，使不见烟，则阁中皆如风过伽楠^[108]，露沃蔷薇，热磨琥珀，酒倾犀斚之味^[109]，久蒸衾枕间，和以肌香，甜艳非常，梦魂俱适。外此则有真西洋香方，得之内府，迥非肆料^[110]。丙戌客海陵，曾与姬手制百丸，诚闺中异品，然蒸时亦以不见烟为佳，非姬细心秀致，不能领略到此。

黄熟出诸番，而真腊为上^[111]。皮坚者为黄熟桶，气佳而通；墨者为隔箴黄熟。近南粤东莞茶园村，土人种黄熟，如江南之艺茶，树矮枝繁，其香在根，自吴门解人剔根切白^[112]，而香之松朽尽削，油尖铁面尽出。余与姬客半塘时，知金平叔最精于此，重价数购之。块者净润，长曲者如枝如虬，皆

就其根之有结处，随纹镂出，黄云紫绣，半杂鹁鸪斑，可拭可玩。寒夜小室，玉帋四垂，髹髹重叠^{〔113〕}，烧二尺许绛蜡二、三枝，陈设参差，堂几错列，大小数宣炉，宿火常热，色如液金粟玉。细拨活灰一寸，灰上隔砂选香蒸之，历半夜，一香凝然，不焦不竭，郁勃氤氲^{〔114〕}，纯是糖结。热香间有梅英半舒、荷鹅梨蜜脾之气，静参鼻观^{〔115〕}。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，恒打晓钟，尚未著枕。与姬细想闺怨，有斜倚薰篮^{〔116〕}，拨尽寒炉之苦，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^{〔117〕}。今人与香气俱散矣！安得返魂一粒，起于幽房扃室中也！

一种生黄香，亦从枯肿朽痂中，取其脂凝脉结、嫩而未成者。余尝过三吴、白下^{〔118〕}，遍收筐箱中，盖面大块，与粤客自携者，甚有大根株尘封如土，皆留意觅得，携归与姬为晨夕清课，督婢子手自剥落，或斤许仅得数钱，盈掌者仅削一片，嵌空镂剔，纤悉不遗，无论焚蒸，即嗅之，味如芳兰，盛之小盘层撞中^{〔119〕}，色殊香别，可弄可餐。曩曾以一二示粤友黎美周，讶为何物，何从得如此精妙？即蔚宗传中恐未见耳^{〔120〕}。

又东莞以女儿香为绝品，盖土人拣香，皆用少女，女子先藏最佳大块，暗易油粉，好事者复从油粉担中易出。余曾得数块于汪友处，姬最珍之。

余家及园亭，凡有隙地皆植梅，春来早夜出入，皆烂漫香雪中。姬于含蕊时，先相枝之横斜，与几上军持相受^{〔121〕}，或隔岁便芟翦得宜，至花放恰采入供，即四时草花竹叶，无不经营绝慧，领略殊清，使冷韵幽香，恒霏微于曲房斗室。至秾艳肥红，则非其所赏也。

秋来犹耽晚菊，即去秋病中，客贻我翦桃红，花繁而

厚，叶碧如染，浓条婀娜，枝枝具云罨风斜之态。姬扶病三月，犹半梳洗，见之甚爱，遂留榻右。每晚高烧翠蜡，以白团回六曲，围三面，设小座于花间，位置菊影，极具参横妙丽。始以身入，人在菊中，菊与人俱在影中。回视屏上，顾余曰：“菊之意态尽矣！其如人瘦何？”至今思之，淡秀如画。

闺中蓄春兰九节，及建兰，自春徂秋，皆有三湘、七泽之韵^[122]，沐浴姬手，尤增芳香。《艺兰十二月歌》，皆以碧笺手录粘壁。去冬姬病，枯萎过半。楼下黄梅一株，每腊万花，可供三月插戴。去冬姬移居香偃园静摄，数百枝不生一蕊，惟听五鬣涛声^[123]，增其凄响而已。

姬最爱月，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。夏纳凉小苑，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。半榻小几，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。午夜归阁，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间，月去复卷幔倚窗而望。语余曰：“吾书谢希逸《月赋》^[124]，古人厌晨欢，乐宵宴，盖夜之时逸，月之气静；碧海青天，霜缟冰净，较赤日红尘，迥隔仙凡；人生攘攘，至夜不休，或有月未出已鼾睡者，桂华露影，无福消受。与子长历四序，娟秀浣洁，领略幽香，仙路禅关^[125]，于此静得矣！”

李长吉诗云：“月漉漉，波烟玉”^[126]。姬每诵此三字，则反复回环，日月之精神气韵光景，尽于斯矣。人以身入“波烟玉”世界之下，眼如横波，气如湘烟，体如白玉，人如月矣；月复似人，是一是二，觉贾长江“倚影为三”之语尚赘，至“淫耽”、“无厌”、“化蟾”之句^[127]，则得玩月三昧矣。

姬性淡泊，于肥甘一无嗜好，每饭以界茶一小壶温

淘^[128]，佐以水菜、香豉数茎粒，便足一餐。余饮食最少，而嗜香甜及海错、风薰之味^[129]，又不甚自食，每喜与宾客共赏之。姬知余意，竭其美洁，出佐盘盂，种种不可悉记，随手数则，可睹一斑也。酿饴为露，和以盐梅，凡有色香花蕊，皆于初放时采渍之，经年香味颜色不变，红鲜如摘，而花汁融液露中，入口喷鼻，奇香异艳，非复恒有。最娇者为秋海棠露，海棠无香，此独露凝香发，又俗名断肠草，以为不食，而味美独冠诸花。次则梅英、野蔷薇、玫瑰、丹桂、甘菊之属，至橙黄、桔红、佛手、香橼，去白缕丝，色味更胜。酒后出数十种，五色浮动白瓷中，解醒消渴，金茎仙掌，难与争衡也。

取五月桃汁、西瓜汁，一瓩一丝滴尽，以文火煎至七、八分，始搅糖细炼，桃膏如大红琥珀，瓜膏可比金丝内糖。每酷暑，姬必手取其汁示洁，坐炉边静看火候成膏，不使焦枯，分浓淡为数种，此尤异色异味也。

制豆豉，取色取气先于取味，豆黄九晒九洗为度，颗瓣皆剥去衣膜，种种细料，瓜杏姜桂，以及酿豉之汁，极精洁以和之。豉熟擎出，粒粒可数，而香气酣色殊味，迥与常别。

红乳腐烘蒸各五、六次，内肉既酥，然后削其肤，益之以味，数日成者，绝胜建宁三年之蓄。他如冬春水盐诸菜，能使黄者如蜡，碧者如落^[130]。蒲、藕、笋、蕨，鲜花、野菜，枸、蒿、蓉、菊之类，无不采入食品，芳旨盈席。

火肉久者无油，有松柏之味；风鱼久者如火肉，有麋鹿之味；醉蛤如桃花，醉鲟骨如白玉，油蜆如鲟鱼，虾松如龙须，烘兔、酥雉如饼餌，可以笼而食之；茵脯如鸡茵，腐汤